

青春爱情坊

我们恋爱吧

梅吉 著

与你谈一场纯美之恋。

期刊当红写手梅吉相约

青春纯爱小说年度巨献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我们恋爱吧

梅吉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梅 吉 2008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丫头, 我们恋爱吧/梅吉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8.4

(青春爱情坊)

ISBN 978-7-5313-3239-8

I. 丫… II. 梅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53066 号

春风文艺



手机扫码或发春风文艺
至10658028访问网站

使用方法: (移动用户)

方法一: 直接上网。

编写短信“800024”或“春风文艺”发送至“10658028”,
访问回复短信中的链接即可上网了解更多。

方法二: 安装“条码识别”软件。

发送短信“A”至“10658028”, 访问回复短信中的链接,
免费下载并安装“条码识别”软件后, 打开软件, 扫描二维
码或输入“800024”或“春风文艺”访问网站。

本二维码服务由中国移动提供, 无信息费, 咨询电话
10086。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<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>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: 110003 购书热线: 024-23284402)

沈阳市新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责任编辑 寿天舒

责任校对 范丽颖

装帧设计 马寄萍

幅面尺寸 160mm×230mm

字 数 241 千字

印 张 15

插 页 2

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

书 号 ISBN 978-7-5313-3239-8

定 价 20.0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 024-88517857

祠乌镇是沿海小镇，这里有纯净又没有被开发的海岸线，但因为太偏远，交通也不方便，所以来这里的游客极少。

我的外婆就住这里，一栋三层楼的小洋房，带有白栅栏的小院子，夏天的时候满是梔子花香。外公去世后，外婆把这里改成一家旅馆，一来与人方便，二来也有些收入。据说外婆曾是城里的大家闺秀，在报上看到外公的文章非常喜欢，亲自去拜访，两人一见钟情。因为外婆家的反对（种种手段就不一一列举，电视里常有），外公外婆离开故乡，四处飘零，来到祠乌，定居下来。



“外婆，今天梔子花又开了五朵，你好棒呀！”

“傻丫头，这关我什么事？”外婆浅笑，娇宠地看着我。阳光在院子里跳舞，绚烂缤纷。

“外婆，那个男生是不是有心事，他会自杀吗？”

“是穿得很破烂的那个？”

“外婆，那不叫破烂，那叫前卫，现在好多人都故意把裤子弄几个洞。”我捂住嘴巴笑。

“哦……”外婆这样应答我，估计也是不明白前卫是啥意思。

那个穿白色衬衣，裤子上有洞的男生是我和外婆散步时发现的，他像个雕塑样坐在小礁石上，一头凌乱的发——估计是海风吹的。来这里的陌生人本来就少，何况还是一个“雕塑”样的男孩，我细细看过他的表情，一脸的静默，眼神像困兽样，哀怨，忧伤，无助。

闲暇时，我就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用沙子砌城堡。长长的楼道，高高的塔楼，宽宽的窗子。直到男孩在落霞里离开，我才转身。

我怕他自杀。他那忧伤的表情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。

“云哥哥，我都好……身体也好……心情当然好……写信？晕，不是打电话就可以了么，还写信？好嘛……”





云哥哥打来的电话每天都在九点响起。

挂上电话，我铺开纸给云哥哥写信。

嘻嘻，收到我的信很 HAPPY 吧。我在这里很好，院子里的栀子花每天都在开放，说的好像是废话。我在这里遇见一个很奇怪的男生，每天都在海边的礁石上摆同样的 POSS，他好像很不快乐，应该是根本不快乐，来这里就是为了对着海发呆。

夏天过去，我就是大学生了，好期待呀。还和云哥哥你上同样的学校，以后是不是要称呼一声‘学长好’。你说大学会是怎样的呢？同学们会怎样呢？嘻嘻，问兜兜和袋袋好，它们两个乖不乖？

3166

折好信，我伸个懒腰上床睡觉。闭上眼睛，眼前却是那个“雕塑”的眼神，我的心突然涌起悲伤，心怎么会觉得难过呢？

“丫头，你睡着了吗？”外婆又在门口问。

“睡着了，外婆晚安！”

第二天。

天气真好，我早早就起来了。

“外婆，我要去邮局一趟，一会儿回来。二楼的房客今天退房？等我回来收拾^（^。”

“丫头，路上小心。”外婆说。

今天阳光真大，我想了想戴了顶草帽。草帽是秸秆编的，这里的居民农闲时靠编制草帽挣一些钱，黄色的秸秆被漂染成米色，还会缝一些装饰品上去，大朵的玫瑰，彩色的带子，有的还像西部牛仔戴的帽子。

这种草帽城里很少见，但在这乡镇倒是很多，用来遮阳挡雨。

镇上没有邮局，只有一个信筒。每天下午的时候会有穿绿色工作服的邮递员叔叔骑着单车过来取。把信投进信筒的时候，我好像完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。

回来的路上，经过海边，看见那个“雕塑”正张开双臂，像大鸟样一头跃进海里。海水开出白色的水花，然后平静下来。

那姿势真是帅。

晕，怎么半天还没反应，天，他，他不会真的跳海自杀吧！

我没有多想，冲进海里，海水快没过我了，我扑打着，搜索着。

一个浪打了过来，我突然感觉脚不能着底，嘴里不断地喝水~~>_<~~，我使劲扑腾，挣扎，却悬空着，沉下又浮上——惊恐在心里清晰起来。

我一张口喊救命，水就汨汨地灌进嘴里。

.....

我睁开眼睛的时候，看见一张怒气冲冲的脸。

“你找死呀？好端端的自杀干吗？”那声音在我耳边炸开。

等等，什么自杀？是说我要自杀？

“不是你要自杀吗，我只是想救你！”我虚弱地说。

“你这个村姑，乡巴佬儿，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要自杀？明明是你自己要自杀，要不是我救你你早就去海龙王那里报到了。”

我气极，但又没办法和他说清，这家伙八成脑袋秀逗了。

“你……每天都坐那里干吗？你……你怎么救我的，有没有像电视里那样什么什么呼吸>0<……”我的思维一向转得很快。

“恐龙，你别臭美了，我只是揍你两拳，你就醒了……切，你也不看看你的尊容，整个一发育不良……蛋白质！”

“说那么多干吗，没有就没有等等，你说我什么？恐龙？发育不良？蛋白质？”我已经忘记我才死里逃生，我也忘记我虚弱得不行，我腾的一下坐起来。

“蛋白质是什么意思？”我不耻下问。

“说你乡巴佬儿就是乡巴佬儿，蛋白质都不知道，就是臭蛋白痴加神经质。”他挑挑眉毛，坏笑着说。

晕，这家伙怎么这么好看，高鼻薄唇，眯着眼睛笑时眼睛像月牙，湿漉漉的头发垂下来，露出饱满的额头。

醒醒，醒醒，阮晴，你忘记你现在正在遭受人身攻击了吗。幸好心里有个声音及时提醒了我。我回过神来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我已经气结，这男生前几天还死气沉沉的，现在怎么这么生龙活虎？

“你什么你？还不快谢谢你的救命恩人……以身相许吧！反正在这里谁也不认识，这几天你就陪我……”他继续喋喋不休。

我抓起身边的草帽，决定还是先逃离的好。今天真是莫名其妙，这几天都莫名其妙。





“村姑，下午三点我在这里等你。”他在我身后吼道。

2

“丫头，你怎么全身都湿了？”外婆紧张地看着我，把我转来转去，生怕我少了一块肉似的。

我呵呵地笑，“外婆，我掉海里了，站你面前就表示一点损失也没有。”

“掉海里了？你不是不会游泳吗，怎么上来的？难道是涨潮了？”

“外婆，是涨潮，我正在海边走，一个浪打了过来。”我心虚地说（希望上天原谅我说谎）。我不想外婆担心我，再说告诉她我救人不成反被人救，太糗了。

我赶紧跑上楼洗澡换衣服，穿上干净的蓝色裙子，清爽了许多。二楼只住着一对来度蜜月的新婚夫妇。他们可恩爱了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每天手牵手出门。

一边整理房间我一边幻想，我以后的老公会是怎样的呢？一定要很英俊，很帅气，目光非常深邃……怎么这个时候眼前居然出现了“雕塑”的模样？

我使劲摇摇脑袋，把他赶走。

拆洗被单被套，打扫房间，准备午饭，吃午饭，再抱一本书坐在院子里的秋千上荡荡。这秋千还是外公给我做的呢，就在两棵香樟树间。小时候，我大半时间都在这里度过，因为爸爸工作忙。

我从来没有见过妈妈，妈妈生我的时候难产。姐姐把妈妈所有的照片都藏了起来。我知道她很伤心，她恨我让她没有了妈妈。我也很伤心，如果我的生命是用妈妈的生命换来的，我宁愿不要存在。

外婆说，妈妈变成天使在守护我。小时候，别人问我妈妈，我就往天上指指，我说妈妈是天使，她的家在白云里，她看着我呢。

别人对我的回答总是笑，只有姐姐一听就哭，把我推倒在地上。再长大些，已经知道缘由。知道姐姐为什么不喜欢我，知道爸爸为什么不愿意看见我。

外婆说丫头你是妈妈生命的延续，你要活得又快乐又幸福，这样妈妈才会快乐幸福！我相信。我要快乐幸福，妈妈才会快乐幸福！

迷糊间，我居然睡着了。

“咚”我重重摔在地上，揉着屁股站起来，看看外婆去。

外婆不在，应该是串门去了。打着哈欠看看墙上的钟，已经三点半了。三点半 0_0？我……我好像被人约了……我拔腿就跑，虽然我并没有答应他，但还是去看看吧，免得让他等。

远远地，就看见他高高的身影。

“你是在等我吗？对不起，我睡着了。”我讪笑着说。

“你找死呀，我最不喜欢等人了。”他气呼呼地对我说，还丢来几个卫生球。

我要转移这个话题，我想。

“这海边有很多海水吧！”我说。晕，我这是什么转移法？只能被他耻笑。怎么和他说话我就语无伦次了。

“嗯，海边不仅海水多，沙滩也多，贝壳也多，白痴也多。”他的脸色阴转晴。

“……村姑，我们去哪里玩？”

“我不叫村姑，我叫阮晴。”

他撇撇嘴：“普普通通的名字。”

“你呢，雕塑？”

“什么雕塑？你给我取的外号？你找死呀！”他的脸色又不好看起来。这人怎么这么爱生气？

“……还不是因为你每天都像个雕塑样坐在那里，一动不动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是活化石呢。”

我感觉我后背有一丝凉气。

“我是在思考干_干，你懂不懂？”他瞪着眼睛吼我，但我分明能看见他眼里的虚弱，还有忧伤。

“那请问思考者你的名字？”

“苏辛拉。”

“终于听你说了一句人话。”我呵呵地笑，在他发飙之前转身逃开。他却不屑于追我，把手斜插进口袋，无所谓地看我。

-0-

傍晚退潮的时候，总有很多活的贝壳被冲上来，我在海边拾它们，再把它们放进海里。如果让它们离开水，就会死。





苏辛拉奇怪地看着我：“这些贝壳是被命运抛弃了，为什么还要改变？”他幽幽地说，眼里的悲伤又涌了上来。

“还会涨潮，它们会回到海里。”我的心怎么觉得难过呢？

“我要回去了，再见，辛拉。”天色已晚，我再不回去，外婆会担心。

“……我……看看你们家的路。”他居然有些羞涩。

我扑哧就笑了，真想抬起手在他脸上拧一把，这么可爱。

“我们的路和其他的路一样，你该不会是想送我回去吧？”我仰起脸扮可爱状。

“咚！”我的脑袋被重重地敲了一下，疼死了。我气愤地抬起头。

“我是怕你明天又不守约，我不喜欢等人，所以我明天在你家门口喊你。”他摆出酷酷的样子。

“……明天，明天还见呀？”^L^我按住心里小小的喜悦。

“反正不想回家……我是说我自己的家，在这里的最后几日好好地玩一下。”

“小憩吧。”他在栅栏边看了看，“什么乱七八糟的名字？”

“……旅社，小小休息的旅社。”不知道这解释合理不，我是喜欢直译。

“原来是旅社，环境看起来不错，我干脆住你们这里算了……别误会，我可对你没企图，只是现在住的地方太吵了……”

哼，我对你还没企图呢，臭美什么，不就是酷一点高一点好看一点？

——不过，旅店有生意当然好，我只好举双手同意他搬过来。

他的行李不多，却整理得我惊呼连连，不仅有 VANS NIKE CONVERSE，还有 Zoom LeBron III，这款鞋是限量版，价格不菲。我在云哥哥的杂志上见过，知道这鞋是有收藏价值的，可他倒好，却穿了起来。

原来是 VIP。我撇撇嘴巴。

“村姑，我的衣服你还要负责洗，我加钱给你。”他躺在床上头也不抬地说。

心里把他从头骂到脚，有什么了不起。我洗就洗，狠狠敲你一笔，可以多给外婆挣点钱。

楼下的电话响起来，我赶紧放下东西转身就跑。木制的楼梯在我

的脚下咚咚响。

“云哥哥……跑下来的所以累……在帮新来的房客整理房间……我写信给你了，过几天就能收到……”

一抬头，看见苏辛拉站在楼梯口阴阴地盯住我。

“……云哥哥，先挂了，晚安。”我也不知哪里惹到苏辛拉，看他一脸的阴沉，我只好挂了电话。

再回去收拾房间，屋子里气氛怪异。

“你以后不准在我面前打那种……恶心的电话，讨厌死了，比那边住的还吵！”他语气里都是火药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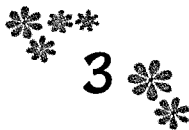
真是又霸道又莫名其妙的男生！

“无聊！”我故意大声说。

他跳起来，冲到我面前，把我往外面推。

“出去，出去卿卿我我去！”

门在我身后咚一声重重地关上，我心疼呀，不过是心疼那门～_～，那可是我家的财产。



第二天。

“丫头，去喊新来的房客下楼吃早餐。”

“～_～我不去。”我还没忘记他昨天怎么对我呢，从鼻子里重重地哼两声，狠狠地喝一大口牛奶。

外婆吃过早饭又出去串门了，我像个勤劳的蜜蜂一样收拾房间，打扫卫生，洗衣浇花。外婆年纪大了，平时又一个人住，让她搬进城里又不愿意。她说外公在这里，她走了外公会寂寞。

“我的早饭呢？”一张脸凑到我面前，不是苏辛拉又会是谁？我背过身不理他。脸皮厚，我的气还没消呢，他却像没事似的。

“……村姑，你再不说话我就强吻你！”恶狠狠的声音。

我差不多能仰天吐血了。算了，好女不吃眼前亏。

“厨房里热着。”

“收到。”他今天心情好像不错。





吃过饭，他把碗一推，使唤我洗碗。真是猪！心里狠狠地骂他，复制一千次。

“村姑，去海边看日出去^_^……”他兴致勃勃地说。

“看日落还差不多，你睡到现在才起床，还好意思说。”

“快走啦，你怎么跟雷龙似的！”他在门口扯着嗓子喊，“昨天晚上睡得很舒服，好久没有这样好好睡过了……”

“雷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这个……是恐龙的一种，体积很庞大，所以行动很迟缓……”他呵呵地笑。

哼，居然说我是行动迟缓的雷龙。

“你很芭乐！”我憋了半天终于想起一个词。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但晓得是骂人的词语，听以前的同学这样骂过。

没想到，苏辛拉气得上来扯我的辫子，疼死我了。这家伙有暴力倾向！

“……臭丫头，居然敢说我是大烂人，你找死呀！”他下手真的挺重。

……原来芭乐的意思是大烂人，是挺严重的。

苏辛拉一路都气呼呼的，出门时还泄愤似的扯了两朵栀子花扔到地上。

我摸摸我的辫子，幸好还长在我头上……

海水拍打着礁石，海浪一次又一次地涌上来退下去，空气里有很明朗的阳光。虽然小时候一直生活在这里，上学了每个假日也都在这里，但我总是看不厌这里。

“……村姑，有没有紫色的贝壳？”

“紫色？”

“是呀，紫色。她曾说希望找到紫色贝壳……”

“她？谁呀？”一说完就看见他眼里的悲伤闪过，这个问题应该是禁区吧。

“……蓝蔻。”

我不再问下去，这个女孩光听名字就是惊艳了。我想苏辛拉眼里的悲伤，还有他来这里都跟那个叫蓝蔻的女孩有关了。

我从脖子上取下一个链子，递到他手里。

“送你!”

“紫贝壳?”他的眼睛发出亮光。

我在海边生活这么长的时间,拾过两颗紫色贝壳,拿去送给云哥哥。他找工匠在贝壳上钉了两个小孔,串成项链。

“大一点的是母贝壳,小一点的是公贝壳,我们一人戴一粒。如果走散了可以凭这个相认。”云哥哥说。

“……为什么大的是母贝壳,小的是公贝壳,它们有性别吗?”我很茫然。

“因为大的我戴,小的你戴呀!”云哥哥捏我的鼻子,呵呵地笑。

“村姑!”他的声音又在我的耳边炸开。

“你发什么呆?我问你这是紫贝壳吗?你神游到哪里去了?”

晕。

“这是紫颜色的贝壳,当然是紫贝壳了,你理解能力有问题!”

“你是送给我了,村姑?”他边说边拿到太阳底下仔细看,好像鉴别什么珠宝,那眼神俗气得不行。

“……送你了。”我嘀咕,送你了还不是肯定到那个蓝蔻手里,不是为了她才找的吗,这么开心!有异性没人性的家伙!

我心里怎么有些失望,有些难过?今天天气是太热吧,让人神经错乱。

因为送了紫贝壳给他,今天他对我的态度非常温和。势利小人!不过还好,我们没有吵架,在海边砌房子,修洼地,捉小蟹,拾贝壳,看海鸥……

气氛很温暖。我得承认,苏辛拉凝神的样子非常帅气,轻轻抿着嘴唇,眉头微蹙,还有修长的手指……

打住,我怎么像个花痴?

“明天我们出海去玩,对面那个小岛我一直想去,村姑,你准备吃的,还有租条船。”

“……好。”

“紫贝壳你确定送我了?”他再一次问。

“是呀是呀,你很啰唆!”我哭笑不得,他的“转折”比我还强。

晚霞漫天。我转过身,看见两排脚印落在身后。这样一直走,一直走……会吗?





我准备了一些饮料糕点，好像小时候老师说第二天要去郊游的心情。外婆还跟我说过一趣事，说我在这里上幼儿园时去郊游，非要头一天就背着小水壶走来走去，别人问我去哪里，我自豪地说去游泳！

外婆使劲地笑，说这丫头把郊游说成游泳，多可爱呀！

收拾妥当回房间写日记。把今天拾的空壳的贝壳放进鱼缸里。奇怪，晚饭后苏辛拉就特别安静，乖乖地回房间，也不出来看电视。

正想着……

“村姑……”

我狐疑地看了看四周，他在哪里呀？打开窗子看看楼下。

“猪呀，往上看！”

哦，原来是在楼上窗口。我扭着脖子仰着头真不方便，早知道让他住二楼好了。

“打火机有吗？我的用完了。”

“我要打火机干吗？没有。”

“不行，你去给我买来！”还是那样霸道的语气。

“外面有大灰狼，我不敢出门……”

“你找死呀，快去！”

这个自大狂妄的家伙。没办法，我缩回脑袋，拖拖拉拉地下楼。

呵呵，苏辛拉倚在门口。

“怕你这个小红帽被大灰狼叼走，我还是陪你去吧！”他说。

谁陪谁呀？和他真是有理说不清。

回来的路上，有一个黑影从面前窜过去，吓了我一跳，下意识地一把抓住苏辛拉。

“只是一条路过的狗……八成你的苦胆还没成熟！”还是不忘记奚落我。

我赶紧放下手，心里有小鹿，跳来跳去。

我决定用转移大法。

“素描是素的，荤描呢？”话一出口我就拍自己的头，怎么每次都乱七八糟的。

他扑哧就笑了。

“猪脑！”

气氛再次恐龙……

4

暑假快结束了，真的希望时间能慢一点，可以多陪陪外婆（对这种说法我怎么有点心虚——^）。

一大早苏辛拉就来敲我的门。昨天晚上我竟然失眠，都怪苏辛拉，老在我眼前晃动，怎么赶也赶不走，一闭上眼睛就跑出来。气死我了。

阮晴生气了，^o^ 后果很严重（套用一句台词）。

这个后果就是眼睛肿得不像话，当然是我的。打着哈欠去开门，苏辛拉闪电样地冲进来。

“你找死呀！不是约好出海吗？居然睡到了中午！……切，在鱼缸里养贝壳，BT！”

这家伙还说我，自己肯定也是才醒。

我把他推出门，换衣服：“外面天气好像有点阴，这种天气还是不出海的好。”

“不行，我今天就要出海。”

话一出口就被反对。算了，看来我是说服不了他，由了他吧。

船是我跟邻居三叔借的。小篷木船，用于捕鱼，现在的作用是观光船。

“这船挺‘特别’。”

“是。”我就知道他没坐过。

“还要划桨？你来吧，我要听歌。”

“不——行——”我严正抗议。

他已经套上MP4的耳塞坐到一边，假装没听见。

“单细胞！单履虫！”反正他听不见，我也就骂出了口。

“……熟归熟，我还是要告你诽谤！”他随着音乐边摇脑袋边说（估计心里乐开了花，觉得又欺压了我）。

我坐在船头，百无聊赖地摇着船桨。

“放任无奈，淹没尘埃，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，因为在一千年以后，世界早已没有我，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，浅吻着你额头……”

是林俊杰的《一千年以后》，没想到苏辛拉也喜欢这首歌，而且唱





得不错。声音好有磁性呀！

我努力竖起耳朵使劲地听。

“村姑，专心划船，你看这船简直是蜗牛，速度太慢了！”

……

“喏，分你一个耳塞吧。”说完他坐到我身边，把一边耳塞放到我耳边。

我的呼吸不顺畅起来，心里的小鹿越来越多。

低下头偷偷看身边的苏辛拉，他白色的衬衣上有舒肤佳的香气。

“你知道这首歌要表达的意思吗？”

“是编号 89757 的机器人在一千年以后醒来，成为真人，但是他深爱的女主人早已不在……”

“你说……等上一千年……会不会？”苏辛拉低下头，让刘海儿遮住眼睛。

我知道，他又难过了。

“会的，如果我很爱很爱一个人，我愿意一直等他。”

在我奋力拼搏中，小岛终于到了。那完全就是一寸草不生的荒岛，乱石林立。

“你为什么想来这里？”我非常好奇。

“因为想，所以来。”

“这么深奥？”我说（其实心里想的是：这么酸！）。

铺开桌布，放上零食。我拿起一瓶可乐……

咳……咳……咳……我又呛到了。

“猪。”苏辛拉边说边拍我的背，不过力道过重。我不仅咳不过来还疼死了……这家伙肯定是故意的！

“你喝水别整个含着瓶子口，这样……这样……放一半在嘴里，轻轻地倒就不会呛住了……你说你这么大个人连喝水都不会，笨死了……”

虽然他在喋喋不休地骂我，但他教我喝水的样子真可爱。这个外表很酷，脾气很坏，嘴巴也不饶人的“混世魔王”柔情起来，真让人温暖——。

“……我……回去吧。天都要黑了。”我要制止心里的胡思乱想。可是，为什么一触上他的目光我就慌乱不已，为什么他一对我笑我就觉得幸福，为什么看着他悲伤我会觉得那样心痛……

我喜欢上他了？（我不仅没有成功制止内心的混乱，反而更加混乱了……）

“猪，你又去哪里神游了？”他重重地敲我的头。

“疼呀！”

“我又没感觉。”他很无辜地耸耸肩膀。

他最大的本事就是让气氛恐龙。

海风渐起，看来暴风雨要来了。这海边的天气也跟苏辛拉似的，说翻脸就翻脸。

“猪，让我来划，你慢死了。”

雨滴大了起来。大颗大颗地砸在身上，连带着汹涌起来的海水，我心生恐惧。

这小船能平安载我们回去吗？

“你去小篷里躲雨……去呀！”

“不……”

“你是猪呀，真是的，你再不进去我就……我就强吻你了……”

他又用这一招。

我只好找了个草帽给他戴上，一个人退回篷里。其实离岸不远，但因为逆风的作用，小船很难靠岸，苏辛拉挥动双臂使劲地划。

我的眼泪突然就落了下来，这样拼命的苏辛拉，不让我淋雨的苏辛拉……

“干脆我们回荒岛吧，逆风，我们很难过去。”

“好。”岸上总比海里安全。

我们找了个有巨石遮住的地方，坐下。

衣服都湿透了，我抱住肩膀缩在那里冷得牙齿直发抖。

“我们……我们……会活着吗？辛拉。”

“你找死呀，说这种话，我们肯定能活着。如果你冷……靠过来点……”他的脸红了。

我轻轻地挪了过去，虽然很恐慌，但这个时候我却觉得幸福。他的手臂轻轻地揽了过来，那么温暖，那么甜蜜。

一夜狂风乱作。我却睡着了。

醒来，居然睡在自己的房间，盖着自己的被子。我掐掐自己，难道昨晚靠在他身边只是我的一个梦，天呀，我要哭死了！





赤着脚跑下楼。

“丫头，你醒了？你可吓死外婆了。”

耶！好像不是梦，我是真的靠在他的身边！我偷笑起来——。

“过来吃粥，肚子饿了吧……”苏辛拉居然……居然……系着围裙从厨房出来。

我沮丧，这个梦做得够真实，怎么还不醒？

“猪，一大早你神游什么？吃粥！不吃我倒去喂猪！”

我快步跳过去：“我吃，我吃！”一把抢过来，生怕他倒了喂猪去。

郁闷，这不就等于说自己是猪了吗？不管了，能吃到苏辛拉做的饭真是 feel extremely flattered (受宠若惊)！

“丫头，你可真是吓坏外婆了，早上回来的时候一直发烧，现在总算好了……”

“我发烧了？那我怎么回来的？”这粥真好吃，恨不能把碗吞了。

“辛拉背你回来的，你不知他有多急，都快哭出来了，还要医生抽他的血给你，吓坏了医生！”

我扑哧就笑了起来，喷了一桌的米饭。

“亏你想得出，还输血？发烧是小事啦，我经常的，不要紧张。”

“谁紧张你了……臭美……我只是怕你死，变成鬼找我算账……”因为我非要你去小岛的……”他的脸又红了。

我终于伸出魔爪在他脸上拧了一把。

他气得跳起来，但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。

我得逞地大笑起来 ^ (^。

“什么人？一下就恢复元气了！”他咚咚地往楼上走，边走边嘟囔。

“外婆，对不起啦，让你担心了！”

“丫头，你终于舍得和外婆说一句话了，我看你下楼到现在眼睛就一直看着辛拉，你该不会喜欢上他了吧？”

“外婆！”

“外婆也有过你这个年纪，女孩子的心思我懂……不能影响学业！”

我晕，外婆不是一般的开明。我跳过去，搂着外婆的脖子在她脸上亲了又亲。

“对了，你给你云哥哥打个电话，他也着急你，打了好多遍电话过来。”

正说着，电话适时地响起。